

我们如何居住

殷智贤 主编

你的居室是怎样的风格
怎样的味道
是否是你能够放松的地方
在可以有多样性选择的今天
我们的居住生活是什么样的
又该怎样去寻找适合自己的居住方式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我们如何居住

殷智贤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如何居住/殷智贤主编.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ISBN 7-300-07116-3

I. 我…

II. 殷…

III. 居住环境—研究

IV. X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5871 号



我们如何居住

殷智贤 主编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发行热线:010-82503022

编辑热线:010-82503013

网 址 <http://www.longlongbook.com>(朗朗书房网)

<http://www.crup.com.cn>(人大出版社网)

<http://www.ttm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精彩雅恒印刷厂

开 本 960×680 毫米 1/16

版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张 12.75 插页 2

印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85 000

定 价 26.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前 言

这本书是一场关于居住的越界谈话。

越界居住听起来是一个多么美妙的语词啊！但其背后所隐藏的找不到依据的仓皇失措又是令人何等无可奈何，需要不断确认选择可靠性的焦虑随着每一次置业而到来，这似乎与拥有私有财产的成就不相匹配。

给你选择自由的机会时，常常意味着自由选择能力的脆弱被放大、被凸显。

居住空间有没有边界？这个边界是由什么构成的——国家、风格、年代、财富、经历、趣味、性别……

我们无法信任传统，因为对过去我们已不了解；我们似乎也无法信任现在，因为对现在我们并不清楚；我们更无法信任未来，因为对未来我们尚不知道。

越界居住。

我也越界请了十二位嘉宾，让你从他们的视角去看不同的边界可能的线条，也许这些片段尚不足以连缀起一个完整的居住疆界，但你不妨参与这一场又一场的对话，将所有的虚线描实，从而构筑属于你的居住边界。

越界居住固然有其浪漫的面孔，但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条河流在失去河道后不会干涸。

目 录

1	前言
1	朱叶青 寻找和居住有关的事情
17	小宝 家是一个可以彻底放松， 像动物一样生活的地方
25	沈宏非 每个人都有一个味觉空间
41	欧阳应霁 私生活怎么设计
55	陈丹燕 城市叙事
61	王军 怎样认识一座城市
79	麻国庆 新社区怎么才能有文化？
97	魏晓平 看东方，看西方
119	马未都 文化是会被记忆的
143	汪建伟 建筑是存在于各种关系里的
165	朱大可 在身份可疑的时代 用语词重建空间
181	张永和 居住的后现代意思
198	后 记



朱叶青

寻找和居住有关的事情

采访收获

寻找和居住有关的事情的意义丝毫不亚于寻找终身伴侣或终生职业，因为对于居住这个贯穿你一生的主题，若不能了知哪些会影响居住的品质，到那个“潜伏”的因素起作用时，你就活得很狼狈了。比如因为审美上的缺陷，就可能沦入一个设计极其拙劣的社区或住宅，被人嗤笑与否还在其次，真正的危机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想不变得恶俗都难。人被伤害，很多时候是因为无知。

1982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系，

然后到北京做了出版社编辑，

然后辞职选择无业为职业整整十八年，

现为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

著有《十三不靠》、《欢乐宗教》、

《抬头看天》、《平淡映月》、《清汤白水》、

《昏晕哲学》、《古董主义》等



因为太多的居住概念来自他人的鼓动或媒体的炒作，真正和居住有关的，居住品质在两方面都忽略了。



好房子的标准也许是不定的

殷智贤：（在朱叶青有着数千册藏书的书房里）以你的生活方式，你要比别人时间多很多，因为我们都要上班。

朱叶青：我当年就是因为时间经济的原因才离开单位的。因为每天读两小时书，八小时上班，这个书是白读的，没用的。我必须回到家里，天天始终在读、在思考。

殷智贤：现在好多人家已经没有书房了，大多数中产阶级家里没有，书从人的生活中的淡出已经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很多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书对很多人来说就是一个获得信息的渠道，如果不用通过这个渠道，能够更快捷地获取信息，人家就不要读书了。

朱叶青：因为不需要嘛，他可以上网，有电子的书。我是老派了，不大相信这个。我讲得很实在，这是生活方式的不同。阅读的姿态，它使你保持这样的生活姿态，比如能在书上做点眉批，画画写写，阅读量好像已经不重要了，目的性也不是特别明确，这个不仅仅是一种意趣，而是很舒服的东西。因为读书不是功利性很明确的，桌边放几本，明天再读不知道放哪儿去了。

殷智贤：很像见一个人，不能确定是今天见他还是明天见他，甚至你都不知道他来，他就来了。

朱叶青：不知道哪个朋友今天要来，就知道有个朋友今天要来，其实好多东西都是这样。

殷智贤：现在很多人把居住的方式框定得很具体。

朱叶青：我倒觉得不是坏事，可能跟每个人的性格、每个人设计自己的生活有关，最可怕的是都一样，大家都一样我觉得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大家都应该有个起居室，应该有个茶室，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

卧室，必须用什么样的材料，这是很可怕的，像做戏、表演，弄完了人家也不知道你表演的有什么特殊，其实每个人家都不一样才好玩。

杭州最好的是什么？就是风景和生活是一体的。我的同学知道，只要下雨我肯定进山，山上的树都覆盖着厚厚的青苔，碧绿碧绿的，这时候真是空山无人，藏着王维的诗意。你在山上走，那个苍翠呀，杭州生活是因为风景在起作用。

第二个就是饮食，面食文化，杭州骨子里是北方文化，南北结合。所以杭州的面食，好吃的东西不是在大馆子里。

回到你的问题上来，在杭州，居住就一个要求，这个要求有好几个点，站在屋里能看得见风景，要有风到屋里来。这个要求其实很高，它意味着要把这个房子本身的价值姑且放一放，不是忽略它，而是首先要考虑它的无形价值，就是说你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因为这个在其他城市里可能做不到。在北京未必，它有另外一套评价房子价值的标准，例如按照地点等。

殷智贤：我觉得你也挺有趣的，一个对居住不提任何要求的人，住到了别人梦寐以求的房子，“流落”到了别墅，然后还把这房子改得像个“平民住宅”。

朱叶青：我的朋友和房东都没想到我是个不装修也能居住的人，而且墙壁刷了油漆使我恼怒至极，因为我要的是水泥。我本来说两间房刷白墙就行了，这就是我对这个房子要求的原话，我不要求装饰，不谈审美，只谈阳光、空气。

殷智贤：可你现在住的这个别墅，在杭州居然盖在了没有任何风景的地方，这也叫别墅？

朱叶青：这是白领阶层的思想。白领阶层认为这是一个什么小区，别的就都不要了，只是高档。有保安围着，告诉你这多少钱一平米，是

一个多好的楼盘，他就可以在这儿住了，要人造的不要天赐的。所以我一来就跟他们说，把青灰的旧砖头铺满一地，三楼旧木板铺满一地，钱花在了人工打磨上，木头也需要用钢砂处理，是修复旧的工艺，旧旧的，非常干净，像一个老房子。他一开始也是给我做的木头栏杆，都被我拆掉了，买最便宜的铁焊上。

殷智贤：有些人会为那么小的一个房子花那么多心血，每个人在同样一件事情上分配的时间、精力、金钱都不一样。

朱叶青：如果他愿意花，他要找一个有快感的事情做，我觉得蛮好的。只不过那么小的一块地方倒腾什么呢？倒来倒去有什么用？如果是一个精神寄托，那是另外一回事。

殷智贤：你刚才谈到好房子要知道在环境中是处在哪个位置上，这将决定你



获得多少天赐的资源,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在一个有风景的地方有房子。我觉得你刚才给我一个提示,你得自己去找,到底怎么去找呢?

朱叶青:如果实在没有,就一堵墙,自己画风景,没准儿画了两年就知道了。

返璞归真不是一个流行语,而是有经典具体的内涵

殷智贤:一个人如果去了一个自己朝思暮想的地方,或找了一个自己朝思暮想的人,生活是否就算美好了?

朱叶青:我当时去了印度,经历了一件事,特好玩。我对他们说话一点都不客气,非常坦率。我们住在印度最有钱的地方。印度的有钱人像是有钱人,中国的有钱人不大像有钱人,中国的有些像暴发户。接待方的邻居就是甘地的侄女,在印度有钱体现的是背景、历史和文化,必须如此。后来一大帮人聚会,他们问我喜欢新德里吗?我说不喜欢,同时跟我去的人说你别这么说,让我含蓄点或客气点。他们问为什么,我说印度是六千年前雅利安人从平原过来,走入深林,然后和当地人结合产生了吠陀思想,谈的是对生命的思考。虽然很多东西是我想不通的——牺牲那么多人的利益让那几个人去思考,但它成了印度的精华,产生了印度的宗教。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精神!

然后这几个人就疯了,在那儿哇哇地说,拥抱,翻译说他们也是这么想的,他们的祖先在南方,老家依然保存着你说的东西,依然有老者在修行,在思考生命、死亡,而不是英国的残余,他们也反感这种东西。

殷智贤:我觉得中国现在这种变化的形式是新的殖民化,我们把思想交给别人,等着别人给出答案。



朱叶青：一直是这样的。我有一首诗叫《毫无》。讲的就是我们好几代人以来总以为自己思想，其实我们脑子里装的都是别人的东西。因为居住也好，生活也好，都要思考，关键是你的思考和你的生活是不是统一。

就像在印度，耆那教和佛教是同时出现的，大雄和释迦牟尼是同时代的人物，一个创建了耆那教，一个创建了佛教，耆那教更严格，所以它不普及。在印度它一直延续下来，分两个派别，一个白衣派，一个裸体派，一个是允许你穿简单的衣服，一个是连衣服都不能穿，因为他认为衣服里也含微生物生命。裸体派对饮食更严格，甚至连植物里包含的生命都不去破坏，那些人在静静地思考生命的状态，天地就是他的居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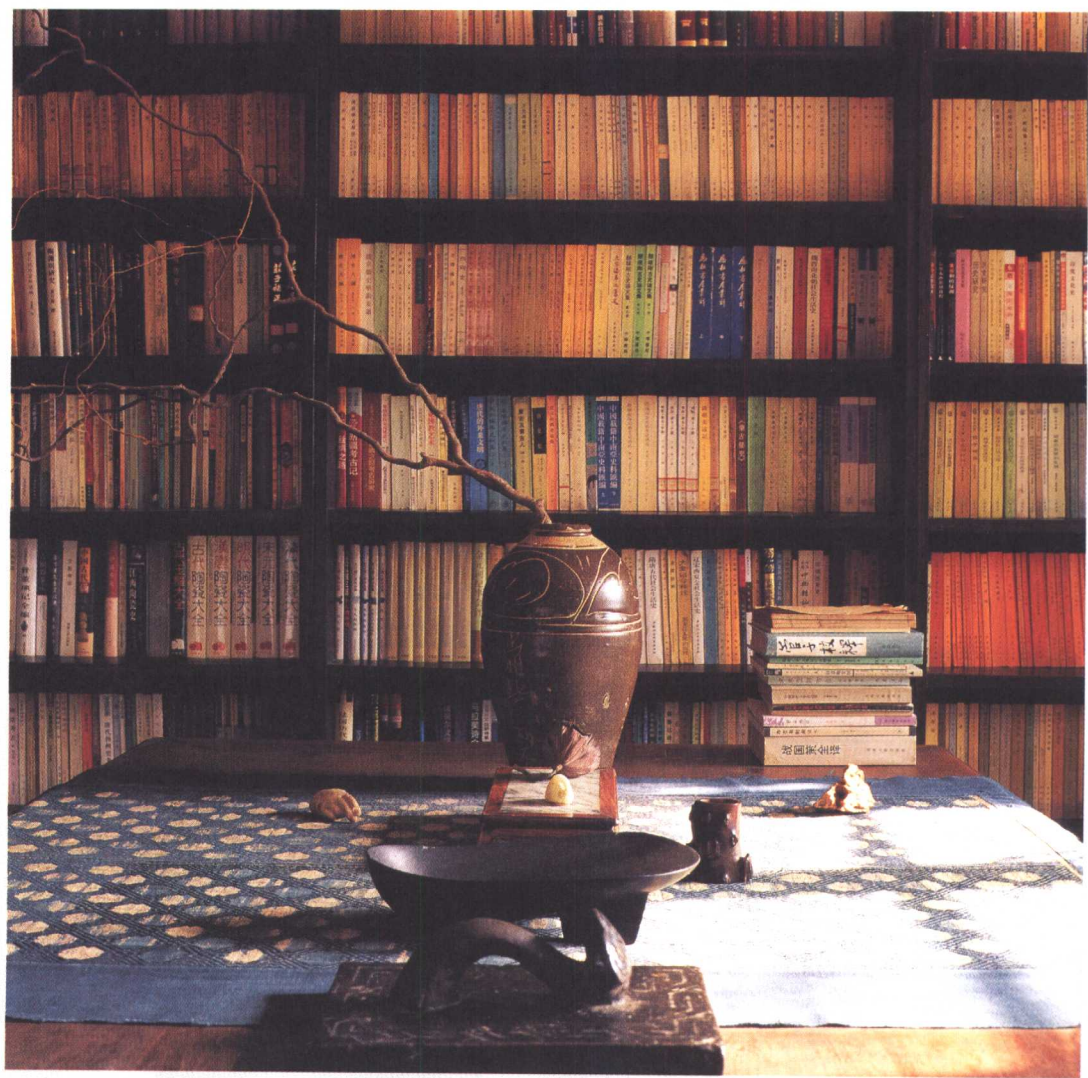
什么复合木地板、吊顶，不但没有意义，而且是负极的东西，它就是你生命的累赘，他怎么可能看重这个东西呢？话说回来，中国人那么爱复合木地板是个好事，说明活得生机盎然。我以前都不知道复合木地板，是别人告诉我的。技术是有品质的象征，不是说不要艺术就不是技术了。

殷智贤：其实你用不用复合地板都不是问题，米兰·昆德拉当初说的话我现在还会经常引用：“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

朱叶青：其实房子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居住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只不过没有跟重要的理念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被一种商业消费趋势所蒙骗的时候，它就不重要了。我其实不是说居住不重要，我也不反对时尚，因为商业和消费潮流跟我没关系，居住肯定是和我有关系，我要找到一个适宜居住的地方，很难，就像古代画中的理想居住地一样，在今天反倒成了现代人的一个困境。

我认为最好的居住显然就像中国山水画中的那样，山林之间，一间草屋子，一个老头拿着木头，傻呆呆地看着山水，所谓呆若木

居
我们如何
住



书即为墙。因为这是朱叶青的世界。对他而言，自己的家里只需要装下自己就可以了。
不需要去盛装别人的判断或审美。

鸡，像庄子说的。还有老子说的，山水人为一体，但这不可能，现在人已经不可能有这样的生活了。在那儿发呆，你发什么呆？即使思考这些问题的人也不能到那儿居住，十天、一星期可以，然后你必须回到你的日常生活中，回到滋养你的环境中来。

就像你是这样一条鱼，有一个适宜你生存的环境。当你真的到那个环境中待三年，完全地脱离了你的本意，你真的成了野人，或汉代说的隐士，但你的思想已经完全脱离了你要寻找的东西。这是现在这个社会的悖论，所以他需要“介乎什么”、“由于什么”或“在两极中间什么”。所以一方面要回归自然，一方面又要拒绝自然，真的必须如此。这种复杂性也制造了生活方式的多重性。

殷智贤：人在这里面会变得混沌吗？

朱叶青：我从1982年起就开始了在北京流窜的生涯，受够了没有居住的苦，1983年一年换了十三个地方。那时候还没有租房的概念，只能借房子，离开单位要把房子退掉，所以最后我拿到房子的时候，不管是8平米、10平米，哪怕是个地震棚也必须是自己的。当我看到弗吉尼亚·伍尔芙的《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时非常感慨，再破的房子对我都是足够的。我对它没有要求，只要让我安静下来，不被赶走，能遮风蔽雨，简简单单就够了，所以这些年来我没为居住作过任何努力。

那时候给的房子就那样了，不过后来变成了大黄庄的板楼，因为拆迁嘛。原来的房子在东单，二十多平米，北京话叫“前出廊子后出扇”，花砖地，四米多高，就是胡同里的，大宅院里的正房，我是拿楼房换的。有一间房宽敞极了，四壁就是书，一张床，一张写字桌，一把椅子，有客人来坐一坐，足够了。因为你在这儿卧倒下来睡觉，站起来可以活动。

殷智贤：所以今天人住这么多大房子，连别墅都显得不够用了，还觉得要



朱叶青的书房兼客厅，那些摆设大都是他的藏品，自然也是他所钟爱的。面对着北魏时期的佛像会心一笑。而这些当是在家里可以自然流露的情绪。

盖更大的房子。听着好像说他对生活的需求越来越细腻了，其实是越来越琐碎了。

朱叶青：自己把自己闹糊涂了。

空间结构设计生活形态

殷智贤：我看这个景象特好玩，你当年二十平米的房子都够了，所有的行为都能发生在这个空间里。而现在人给自己规定了许多行为发生的场景，比如那儿是画室，这是工作间。

朱叶青：这时候发现空间不够用了，而且每一个都是小空间。而我那时候二十多平米是一个大空间，觉得真够用了。

殷智贤：所以我就在想，究竟人们切碎的是空间还是什么？

朱叶青：后来我的女朋友一直在说，我真怀念东单那房子。现在回想起来，它是个老房子，它有包浆，显得有历史，还有大的空间，它没有多余的东西，只有生活最基本的东西。这就是生活内容，很简单。在那儿，卧室是一个浪费，你必须晚上才去。

殷智贤：我发现当你关照不到其他行为发生的场景时，你的生活就会变成难以互相守望的。你就不能把自己的不同行为穿在同一个空间里，你只有进入那个空间才知道发生过什么。

朱叶青：我这里三百平米，只使用五六十平米，而最经常使用的是户外。

殷智贤：我奇怪的是人居然对自己的生活是这样理解的，他需要给这个行为发生创造一个场景，其实这个场景本身是自然发生的事情，不需要你事先设定，没有这个空间我就不办事了？事实是当大家不设定书房的时候，就真的不读书了。

朱叶青：场景比事情更重要。我这个房子特有意思，这个角落读书很暗，